

时间深处的生命心影

——评雍也《回望诗经》

□伍立杨

这是作家雍也的最新著述。《回望诗经》依托文学古籍或曰历史事件的叙事呈现其真实性,晓畅富有力道的文风呈现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但在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保持着历史的真实。读之深有触动。

作者以深沉的情感、鲜活的笔触,将史与诗、人与梦、生态与地理、情感与生命、情爱与情怀……娓娓道来。提取历史信息,勾勒衍变脉络,同时也通过文字的延伸,无远弗届地打通时空隧道,仰望远古至今绚烂的生命心影。

雍也的诗经叙事融创作、史学、见识于一体:创作方面,追求清新灵妙的文风、生动活泼的遣词;史学方面,驾轻就熟地运用多种史料文献,善于将即便是生僻的材料隐藏在文采斐然的叙事之中;见识方面,往往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知人论世等方法吸引读者进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其评论与见解渊然引发读者的共鸣。换言之,雍也以灵动清新而不乏深刻的叙事将才、学、识三者有机统一,与崇尚通篇说理的学院派迥然有别,可谓当下著述界一股清流。

诗经产生于一片神奇辽阔的土地,地理单元的独特性,造就了一方天地的文化品格;历史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又延伸着本区域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涵盖着历史沉淀及当时社会状况的场景,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更具历史价值。

雍也的观察,一是叙述观念的革新,一是内容的变换。其最大要件,就是把历史的背阴处移动到灯下和明亮的地方来,把寻常的历史图景换成足以代表历史生命的途径,并以此途径来沟通现代人的感情意识。这样,历史的干涸图景顿时活跃起来,转圜成跟今人一样的活灵活现的人生。在此,我们惊讶地见识了大地生灵的苦闷、寄托、喜悦和创造,见识了他们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由的期盼,即是时间深处绚烂不灭的辉光。

作者童年时期在外婆家与诗经结缘,在“莽莽苍苍的荒僻之地,在这低矮矮的小院落”,为诗经的文化血脉潜在的强大影响而震撼不已。如此一来,自然产生礼失而求诸野的无尽感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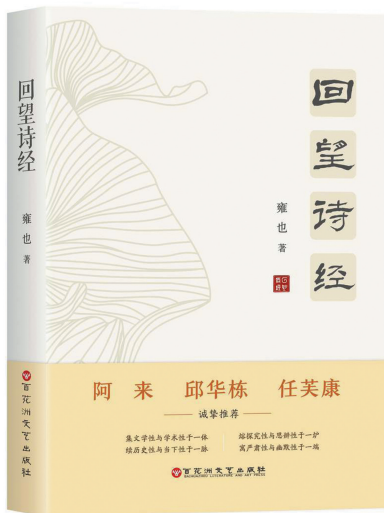
雍也童年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可以视为一种另类的田野调查,那个时期的雍也本人,经历了去古未远的乡村生活,为这部大书积淀了原生素材和中国情怀。在求学深造与工作机遇的转换中,种种偶然和必然的阅历感悟,促成了他的思索结晶。

在他笔下,诗经绝非仅仅以文学面目出现,而是涵盖了强大人性心影的生命史料,所以他的笔触充满辩证的能动性。

无论是考证、辨析、探寻还是追踪、拷问,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如水泄地,展现出作者作为一位诗人、作家、思想者的特殊禀赋,也即他整部著述考析本身是一种创作,而其创作的优长又化为叙事的笔触,深入到文章的每一细部。创作类文字的楔入,对于研判、辩证而言,尤有画龙点睛之效。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美丽。这些多姿多彩的女性,像春天原野上粲然绽放的花朵,摇曳生姿,令人顾盼流连;像夜空熠熠闪光的星星,眉眼含情,令人神往着迷;像悠游于天地的清风白云,自由自在,令人心生艳羡;像出没于山川大地的精灵仙子,倩兮盼兮,令人心旌摇曳。”

然而“清风吹水”遭遇“以礼杀人”,遭遇存天理灭人欲,对人心的走向,具毁灭性打击。以此回望诗经时代那“女性的一个



《回望诗经》

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在作者的反复申说之下,则尤为警切。

哲学的深而宛,美学的悟而透,社会学的广而杂,人文地理的野而逸,各种俚语、歇后语、新典故,有机放置于叙述的字里行间,忽起忽落,信马由缰,效果极佳,即在深切的判断结果之中,忽有幽花照眼的明亮。气势和深刻之外,别有一种诙谐生动,妙趣横生。

“这位仁兄当了皇帝后衣锦还乡,召集原来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吃坝坝宴。在宴会上,不仅有他亲自安排当地政府组织的一百二十人的少儿合唱团助兴……”“现在闻起这首诗都是满满的酒气”“生男当个金包卵,生女当个缺角碗”……以民间俚语证史,鞭辟入里,其论叙文笔的幽默活力未遑多让。

诸如“他的心情像这时候的天空,几乎看不到太多亮色;他的身心像朦胧的四野,几乎还处于惺忪和疲惫之中;他的未来像这时候的天色,几乎看不到光明……”(《小公务员的牢骚》)这类形象深切的申说解析,可谓比比皆是。

作者以为孔子是诗经的第一也是最大的粉丝,在孔氏眼中,诗经是浑金璞玉,光泽迷人;是袖珍百科全书,历久弥新。“虽然举世滔滔,他的内心却自有一份安逸宁静;虽然满目污浊,他的天地却自有一块风烟俱净、纤尘不染的净土……”这毋宁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和他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至于谈及日本诗经,则拈出日本诗的风味,及社会生活的折射,其与诗经间接的却又藕断丝连的精神联系。同样是诗经和西方的《雅歌》,则是比较文学梳理打通的范例。

作者雍也葆有一种绝不失语于社会现实的先天责任,描绘的是人内心的罕见的深度。从时间缝隙深处抒发的历史感慨,深刻、悲宛、苍凉、沉挚、歉疚……由此致力于观念空间混沌的厘清、究诘和探寻,并表现为一种力量和气魄,从而勾画出他的心情愿景的思想轮廓。这个过程是复调的,多面的,多声部的——

“这美丽多情而美妙多趣的女子一定是那个薄雾缭绕的清晨里一个飘逸闪耀的精灵,而这个帅气而多情的男子一定是女子梦中与之一同在山川大地之上自由飞翔的神鸟。他们的相互看见如两颗星一样的相互凝视,他们的靠近是两颗颤抖的心像两条淙淙泉流一样的相聚相依。其实,他们的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就是那一天蓬勃生长的草木上两滴最大最晶莹的露珠的相拥相融,也是天地间一场美丽如虹的云雾因缘际会。毫无疑问这是诗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露珠。”(《回望诗经·爱情的源头》)

品

《虎辞山》：满身草莽之气的硬派武侠

□彭进

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在他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中写道:“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贫;其中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传统武侠小说式微,仙侠、玄幻、神怪类小说大行其道的今天,还能阅读到《虎辞山》一般,如此返璞归真,满身草莽之气的旧派风格武侠小说,令人大呼过瘾。可以说,《虎辞山》小说所展现的风格,全然有别于当下其他武侠的格调,甚至一路绕过了“金古梁”所开创的武侠格局,能够追溯到“北派五大家”第一次武侠热的年代,最起码,我在本书中清楚地感受到以短打格斗见长的宫白羽、郑证因的影子。

如果以文喻人,如今的仙侠或许是白衣如雪长发及腰快剑如风的天上人,那么本书就是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拳拳到肉的赳赳武夫,大概经历过众多传武VS现代搏击后的我们,总会明白这两者在感官上的孰强孰弱。

作者猎衣扬凭借其扎实的文风,生动的情节,热血沸腾的格斗技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天津卫江湖武林的全景图,在那个列强林立,暗无天日的岁月里,面对国仇家恨,江湖恩怨,面对儿女情长,英雄相惜,面对世道不公,奸佞横行,面对洋人的枪炮利器时,那些传统的武人又将作何抉择来还击这荒唐透顶的魍魉世界。

更加难得的是,在文风尽量复古的同时,作者把整个叙事结构做了相当西化或者现代化的调整,放弃了传统公案小说那种线型叙事方法,转而让整个故事以中心向外发散的叙事结构展开,由甲四打假拳,惹怒洋人为起点,不断切换故事叙述的主视角,来对整体故事框架进行填补扩充,在各种插叙、倒叙中,一段长达四十年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在读者眼前缓缓拉开。一时间,江湖仇杀,门派纷争,惩奸除恶,劫富济贫,矢志复仇,扑面而来。不得不承认,本来松散杂乱、千头万绪的故事在作者的巧妙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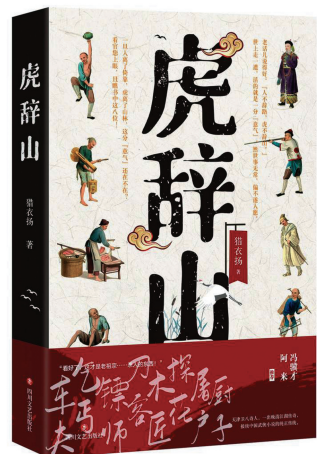
思之下,显得格外紧凑明快,应接不暇。而在每一章节不断切换第一视角的同时,读者也感受到了每个人物在面对困境时的身不由己与决绝果敢,以及身处必死之地时的一往无前,这或许正是作者选择使用如此精巧故事结构的真实用意。

作为一部以“武”为核心的通俗小说,如何能够通过精彩的文字来描绘比武过招,几乎就是整部小说成功与否的第一要素。对于武功的刻画,大体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类似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那种飞剑斗法的奇幻路数,这种风格被后来诸多仙侠小说继承发扬。第二种则是古龙所开创的写意派,作者并没有将关注点着力在对战双方你来我往的招数较量,而是对交战氛围做一个整体性的勾勒,又往往把决定胜负某一瞬间的画面,定格、放大,如同慢镜头般缓缓出现在读者面前。其后,港台作家不乏追随效仿者。第三种风格则上启白羽郑证因,下承梁羽生金庸,偏重写实,更注重双方见招拆招动作的合理性,把进退攻守逐一剖析交代清楚,如果古龙笔下的决战是一张关键时刻的放大特写相片,那么写实派就是一段胶卷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影像记录。读者甚至可以通过作者的文字复刻出当时交手的各个步骤。很显然,本书作者猎衣扬在武功描写上走的是写实派的路子,但同时可能受到过乔靖夫作品的影响,对招数的表述更加细致入微,对战双方人物动作,乃至发力点,肢体接触时的受力程度,扭杀关节时的动作精要都做了极为详尽的表述,并且每每能对各家拳术、刀法的特点如数家珍,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对各个武术家交手时一招一式之间危如累卵又举重若轻的全过程清晰可见。

武侠小说,早已过了属于它的黄金岁月。或许诞生之初它的没落就早已注定,因其自身内核本就存在着孤立的一元性,任何的价值与理念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要用武功的高低来加以实现,《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宅心仁厚却不得不用武功上的胜利,才能挫败六大门派,拯救明教的覆灭,《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只有用他的飞刀才能战胜上官金虹的野心,但当读者意识到,剥离其内在的童话属性后,才会发现武侠小说真正的目的不过是让读者沉浸于虚拟的世界中,来忘却现实的烦恼和痛苦。

司马翎在他的《饮马黄河》中写道:“这股杀机,如是从凶心恶性中发出,那只不过是暴戾之气,非是上乘境界。唯有从侠义之心生出的杀机,方足以持久不衰,无物可撼其锋。这侠义之心,便是抑强除暴,歼灭恶人之意。”

武是侠之术,侠是武之魂,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正如,我始终相信每一个人心都有着江湖梦,人辞路,虎辞山,前方路远,江湖再见。



《虎辞山》